

著。解  
電。桂  
雙。樹  
氣。漸  
傷。傷  
如。澀  
客。年  
書。半  
才。便  
之。云  
故。鄉  
品。云

(乘小人時)

雲口之渾  
龍中客

此次討往諸將。皆乃一心黨國。不爲叛國叛黨之桂系所誘惑。志向堅決。深堪嘉尚。竊以爲主義而戰。宜其所向克捷。痛切致哀。不爲主義而多罹痛苦。宜聞者多握手稱慶也。僕前月在滬上。聞有意欲。帶名人書畫求購。爲數甚多。意在求得善價。以故鄉收藏家已不多合售。滬上故有鄉人在。經商少。

趙眠雲

蟻登堂  
洪序路  
空推閣  
峯不見  
孝。兩耳  
雄原坦  
領。迴接

望原野。目力不能窮。誰知水大廣。浩浩波濤  
接微茫。浩然出吳淞。斜日暮潮頭。返映浪花  
月色初浴出。下眼界寬曠。天地盡虛  
空。入夜尤甚。破曉穿雲霧。喚潮湧  
鼓輪蹄。但見舂雷轟。轉忙向蛟門。一壑僅能  
容。海波闊。百里杳無踪。東下水流急。西來山勢  
障。險危。千險千危。勝概集明州。川西雲氣  
久冲霄。百里杳無踪。東下水流急。西來山勢  
復入海。去去甬江東。海外更連山。山重水  
復入海。去去甬江東。海外更連山。山重水  
復入海。去去甬江東。海外更連山。山重水  
復入海。去去甬江東。海外更連山。山重水

畫家作品雖不多。所見尙是眞蹟。嘉乾以來。頗多贋  
期。余愛煙客石谷兩軸。論價不合。未成交。顧遠客雖  
係歐古董家。人卻豪爽。自謂四王等眞。實不顧賤  
價。即得書畫脫手。心中亦有捨不得焉。故其買不  
肯少貶也。書畫以外。兼談時事。擅抽簞箭。張口掀  
爲狀頗頗評話家。余不善聽雲南口音。幸有譯誼之  
友。故時常談笑。計談話二小時。大笑嘗去時間十分  
之三也。客談風雲。乃今討桂難時之一。謂雲龍從前  
在本省某省署下辦事者。客又言某省長以督軍兼  
職。故稱閣下也。其時某省長行使手某。名爲保護安  
民。實則依違兩可。俗所謂觀風派者。某省長頗似之。  
然此亦當時流行病。凡坐擁地盤。而勢力稍有不及  
處。難用此編羅兩可之法。龍將軍則大不謂然。意見  
每與相左。以將軍之志之才。終某省長時。未見大用。  
公理自在人心。龍將軍雖不能大展其才。欲於當日



石街鋪。山田水泉伏。得地不嫌小。宜漁亦宜  
 釣。萬動。可以安愚蒙。軍忘在孤城。四面受潮  
 擁搏桑。旭日正熊熊。東南落大洋。島嶼羅心  
 終難秘。開荒稱異功。番船盡天涯。塵境實相  
 皆如寄。何去復何從。海上倦游歸。身世感恩

**●格價報定●**

鐵道內入另日本  
院上中寄別日本  
海兩間隔定一每  
度東郵外訂日西  
一西票國因開函  
購者五元本三  
取附本本本初  
二金之外刊  
公月八內大及日  
電一定洋日  
至通一水期火  
括四二張元不  
二張元不  
角角角  
六萬行或年天日  
二影行費大清十

**●例刊告廣●**

以一張力付登  
封面每英方寸  
一元整於  
經者正印知照  
總局來另加

以上各件  
如蒙惠顧

單位發於  
寸每類洋  
每一方寸  
欲發於中  
格另議酬

本公司經理上等汽  
車用戲司淋實地純  
潔汽水偉大定價克  
己本埠採辦包送包  
運不另取費

聯益貿易公司啓

**戲司淋**

集 供

▲地

國入應參觀西湖博覽會

聯益

美紙信

摩觀之精華

全國人民之觀摩

日期 自六月六日起

地點 杭州西湖勝地

▲時照

博覽會！

實易公司出品

益牋

亦加入陳列

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

請

介紹者

親友

訂閱

本

在內

寄費

八角

大洋

全年

預定

在下不勢新文化老爺沈雁冰君口的邊罵。很興盛的自認爲一名文丐。乞食海上。時已三年。今春更把奧門的小家庭一部分搬到海上來。另行組織一個小而又小的家庭。貨屋於青雲路天通庵之隔。海上繁華。著稱全國。但在下貨屋的所在。却僻在滬北荒灘不靖。東一帶竹籬。西一排排舍。南方一曠地。北一堆土。簡直和鄉村一般。爲什麼住到這兒來呢。一則距在下任職的上海影戲公司很近。二則租界上的房租金太貴。出不起。這兒可省些。實量內之。

天要做  
中放出  
夜間  
羣動入  
聲聲入  
每天  
時候  
說起兒  
四益。

鶴籠式之生活

鄭逸梅

上六七回，尤可厭的。正午鬱熱時，工廠汽管尖銳曳長的怪聲來。兀是震的人家頭腦脹裂。臭蟲和蚊蟲交相爲擾，使人不得安枕。這時，那曠地較近的蛙兒，聞人聲而鳴，成了蛙市。耳較那秋聲狂亂，更覺凌厲呢。

早晨，糞車轆轤的來，大可呼着阿房宮賦的句。那糞車將來的來，雷聲乍驚。糞車過也。那糞車將來的來，家家門前列置二故置揭去蓋兒的排泄器，據說沒有蓋，可免兇惡的觀聽。但是這一來，臭氣無窮。非掩鼻而過之不可了。



袁雪庵畫花鳥

卽是返魂香。命釀醇酒至。調七八盞許。黃香散布。衆人吸入鼻中。覺得精神上非常爽快。於是急將返魂香和酒灌入孔明口中。少頃。漸漸從喉間下去。久之忽見眉間微一縐。諸將大奇之。孟獲細手磨細去。丞相拱覆。同生有望。再如法行之。三進三咽。聞兩時許。四肢漸溫。半日有氣息。又數時。言慶重生孔明張目四顧。見孟獲在旁。訝道。南蠻王何來。於是姜維馬岱張儀等一班小將。將前事細說一番。孔明非常欣慕道。我之再活。漢室重興。皆王之力也。孟獲遜謝道。丞相相活某七次。某只敢稱丞相一而末足云報德。

名爲協興。都是上下一心，這石庫門的房子，海上房屋，大概窄狹異常。有人譬之爲鴿籠。真相符沒有了。一間間的擠滿了人。所以有前樓王家嫂嫂、後樓張家嬌嬌、亭子間陳先生。廂房裏養著太太等的呼號，在下樓上廂房，是由二房事轉租的，光線很充足。附著板壁，設一半銅牀。牀頭置一三抽斗的桌子。對面窗櫺的旁邊，另設一案，爲讀書著述所用。壁上懸大胡石子師的墨梅。徐狄父、袁克定的屏聯。和雲整丈胡畫師合作的梅鶴圖。其餘爲許多照片。有星社獅林雅集圖。蒼江同客圖。又有和但二春合攝的。壽梅的半身等。簡陋中略略有些點綴。在下是隨遇而安的。噉飯斗室。日久自忘其窄狹局促了。樓下左偏，爲一花樹間。紫紉南風。綠線如湧。緋紅繁紫，亦足怡情。指手留聲片芳華。祇能攔到蘭的小手巾。若改爲南向，則南窗嘉卉芳華。那是多麼爽適啊。

左右鄰居，大都是神聖的勞工先生們。勞工先生。生活簡樸。有了錢。吃吃喝喝。賭賭逛逛。沒有一些心事。且每月所掙的錢，比我們穿長衣服破頭巾的爲寬裕。但是他們向時的錢，加上工資的服數，我們就滿斤斤

擾人清靜。我們平時時代。同學辛。期中之。苦。我們。奮而。自身之。你來。論辦理。八隻開。

把佛脚。

學校裏。日來清晨四五時。輒聞咿唔咕啞聲。夢。說不克睡。蓋時屆暑假。學校中舉行考試。用功課本諸熱。每逢考試。搖筆即來。是學生最快樂的事。雖然在用功的時間。比較貪玩的苦些。可是能將這一番辛苦。分配在長久的時間。並不覺得怎樣。若是一切功課。平時都置之。一到考試時期。方才手忙八脚。亂抱佛脚。其辛之度。也未可限量哩。

無庸辦理什麼事。都是這樣。不重在一時之興。而重在永久之堅持。不重在外力之追求。而重在督察。不重在虛榮之引誘。而重在誠意之研。在界應如此。其他各界又何常不應如此呢。

插一脚。他來插一脚。毛手毛脚。搓手摸腳。無插一什麼事。不應如此。如果這樣。便要弄到勝算。不知究竟先吃那隻腳。那還不如臨時抱佛脚。

薛斌(社友)

斗牛明，旌旗增壯，驅虜馬於郡中，橫鉤韃於江上。遂融鑿而摘權。睹漢京之創息，息銅鼓於莽處，臥綸巾於玉帳。今仿其意，以諸君爲。爲心理演義。

話說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病倒在五丈原大營中。將星欲墜，雖聽姜伯約之言，向上蒼借壽，卻被魏文長七手八腳的奔進來，把一盞本命燈，霎時撲滅。孔明長歎一聲道：此乃漢家氣運也。是夜孔明沒於營中。誰知剛才斷氣的時候，來了一個長久不見的人。因爲從前受過大恩，特來營中探望丞相的。你道此人

前唐遺迹  
仙掌傳書  
己未仲夏  
雲



孔明明開上帳召各營路軍官。仍復問曰。北向。諸軍聞得丞相盡發殲寇之力。死而復甦。個個喜躍。歡聲雷動。皆顯盡力一戰收復中原。探馬回入魏營。司馬懿聞此消息。初尚不信。以爲將星已斃。孔明必不在世。及至夜半。上望遠臺。一觀星象。不覺失聲大驚。道了奇了。諸葛亮竟復活了。速速收兵。大事去矣。湯表司馬懿如何着急。且說孔明立即派人入寨去主。加封南蠻王孟獲爲興漢上順王。一而遣之歸。命其親統蠻兵。前來助戰。一面差人至東吳。約孫權同時進兵。共滅曹魏。並遣催李嚴之軍。速速用木牛流馬。運糧來蜀。擇定吉日。親統大軍。再出祁山。是役也。敗司馬。破長安。入洛陽。夷魏社。與漢室。還舊都。我且不表。單道孔明復活。重復統兵前進事。是爲七出祁山。後人有詩贊之曰。

五丈原頭悲明風。  
幾合大漢命終窮。

祁山六出未成功。  
不是返魂香送西。

杜月笙笑贊公董局華董

法租界納稅華人會。前推出杜月笙君爲法公董局華董。已由領事正式函聘矣。按杜君年四十二歲。上

稿費。字祇二三元。一二十年來。總是這樣的價格。些都沒有加添。這種痛苦。試問向那裏去說呢。清展起身。開窗透曉。總見着雲霧鳶鷂。蜚蜚蛺蛺。原來四圍都是工廠。那鳥籠便如煙突中的黑煙。因而煤氣飄拂。很覺可厭。書梅素性愛潔。抹桌的工作。

集陳鶴宇的詩手卷

抱恨  
墨。

(演義)

七出祁山

太恨生

昔江文通爲恨賦。太白嘗擬之。皆爲古人九原者發也。尤西室有反恨賦。借酒杯。填塊欲平天下難平之事。人人心理中所願者也。其侯之恨。則曰。若乃武侯出師。秋風五丈。星

是謂「成王就是那姓姬有名的大王孟伯」他此舉動自遭貴族都。朝見了後主。因為未見貴族示相。一個親屬別之裏。再謝活命之恩。所以帶了手下隨從人等。星夜趕至五丈原。不料與高彭烈勇的南蠻王。來到營中。見那大小士。個個垂頭喪氣。知道丞相已於昨夜五更時分歸天了。現在紛亂得喪。方在按照着錦囊遺計。一面命魏延斷後。防司馬懿追襲。一面料理糧川。將人馬徐徐退却。於是南蠻王急急奔入。與諸將略一

夕陰  
朝陽  
宿櫛

七十愛玉

一禽鳴

高誼，即連時大丞相一器。然後各大人相邀赴席。馮憲  
忠臨別不免相與流涕。遂入。於衆人前，取出那包，  
爲歸計。孟瑤忽然大叫道：「我昏卻了！我昏卻了！我有  
一種寶貝在此，可以急救丞相還陽。」再統大軍，急出  
祁山，直撲魏都。搆除奸賊，何以忘報。衆聞此言，爭  
問有何妙法。救得丞相。孟瑤答道：「我南蠻號稱衆香  
之國，無論安息香、伽楠香、蘇合香、種種名香，均不  
足爲奇。獨有一種返魂香，却不可多得。除得我輩主  
一家，他人不能私取。此種返魂香，我常常身旁以備  
急需。今丞相尚未蓋棺，屍體未腐，尚可相以一試。或  
者有效，乃出歸靈一枝；中貯白玉瓶，瓶中滿裝藥粉。

●電影明星葉娟娟(新裝攝贈)  
到。遲則恐不及編入。  
(編輯部已)

十一月一日



文學家 余天逢 籍之曰晉天  
黑地。君之  
判斷訟事。  
皆草菅而不  
依法律。人  
民受害。無  
數。故曰怨  
天良也。今

君得去吾鄉。吾鄉人民之幸福非淺鮮。故謂之曰。謝天謝地。此即所謂五天五地也。願君自今以後。永離政途。不問於世。毋再造惡他邦也。

博君一笑

有一個頭髮花白鬚鬚。如亂枯草般的跋足乞丐。因首垢面。衣衫襤褸。天天立在一條大街的口頭。手裏操着一只破碎的月琴。嘴裏唱出不知所云的歌曲。求行人的打發錢鈔。這老乞丐營此下業。已有十年多了。忽然一天。街上堆積不少建築的材料。還有車接了二連三的來到街上卸貨。泥水匠和木匠也開始工作。見了工程師手裏的圖樣。誰也知道是建築一所巨大的旅館。這所屋宇。足足造了一年多。老乞丐方始看見漆匠漆着一扇扇的白坯窗。有個絨絨料氣昂昂。身穿制服。面戴勢利的闊人來了。好像學過三年另六個月。的風水術。一般東看西瞧。觀看他的亭子式的元元月。的風水術。也。王山風水術。設置宅所主的常規。

眼望見他正立在城牆上的特約處，心裏想道：「我馬三才立刻勃然大怒。厲聲碎道：『滾你臭小子的清腸蛋！六十三歲男死活受累的公告子！懂事的馬上還開：』」

一乞丐冷笑一聲說道：「你老人家來了幾時了？這挺胸脯吐血、哭眼揚眉的闊人喝道：『放你的屁！你來管我嗎？我一太爺剛下馬上任。打夫公館。你怎麼樣說你說啊！』」

乞丐哈哈大笑道：「有丁我的飯公館打在這裏，少說些不報哈呢。有十個年頭了。」

他的時候：「你還不賣高陞連鴛鴦封二太爺喇？」司馬謫尚且不把諸葛丞相從西城趕走，還要聽一回響：「你竟比司馬老爺更聖賢！」眼前立個不知要的人來。來。來。請速來聽我彈琴。

關將軍勉強忍住了笑道：「一氣數難逃罷。罷罷我也來哼幾句。泉告化細端分明。你不該設此空拳計。本老爺。你不該罵鳥獸。欺騙行人。你若大胆再敢犯在口上。定斬首顯鬼差！」

老爺爺大怒道：我先在這裏。你運到此地我不阻止你們想在前面造遺孽福利可惡之至。你倒來干涉我的最愚國傳延權利不可思之者。千古未有之奇恥也。」

高陞曰：「有道是不講情理也；他又提刀盤古狂呼道：『有一知守門主義利除進者也。搖擺破月鏡。寶行擒縱打倒台基的守和。擄掠萬家。實行李手主義。告化閉體禽魔。陽仙為義。賊拐拿萬草生道：』」

一天已晚矣。日會黑風吹了一陣。閑人手舞足蹈的唱道：「打戲。打戲。打戲。打戲。除乞。除乞。除乞。除乞。錦成功。守門太爺成功。齊歡唱。齊歡唱。……」